

揚氏易傳卷之十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本校

豫章饒

伸

三

乾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

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大者有所制畜也畜止健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之盛德不能也有盛德矣而又剛上而尚賢而後  
可以行止從之事不然則從者亦未易止畜也從者武  
勇奸雄之徒也世不幸有奸雄作焉惟大人能止畜之  
剛從言其神武能威能制篤實言其誠一不二剛從焉  
實非二也曰剛從曰篤實皆所以明一德之盛一言之  
不足故再言之非二德也輝光中虛光明神用四發發  
於云為變化也如日月之光輝敷散宇宙而初無心焉  
日新常新而不故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  
有起止則有新故意無起止則無新故行有作輟則有  
新故行無作輟則無新故無新故則常一常一則常輝

光日新亦無二道無二道則曰剛從足矣何必復言篤  
實又言光輝日新人心未明雖明又未必大明或誤釋  
或偏見則卦旨不明故得不合此數語以明其德有  
如此盛德又以剛在上得利勢以行之又尚賢不自任  
其剛尊賢諮謀以輔其不及則能止畜從者矣奸雄難  
於止畜德之未盛者不足以臨之雖備天下之善德苟  
不剛從猶未為盛德之全亦不足以臨之剛不在上無  
利勢則亦不足以臨之德盛得位苟不尚賢亦非全德  
雖堯舜之聖猶資衆聖賢之輔雖大智或有所不及不  
尚賢則奸雄亦得以窺之亦不得而止畜也不能止畜

健者則德非大德正非大正正無大小唯德之未盛者  
未盡乎正之道故以全盡之者爲大正苟失其正終難  
止健故曰利貞不家食吉尚賢而養賢賢無家食也既  
有大德行正道又養賢尚賢則畜止復者之道無不盡  
矣故可濟大險故曰利涉大川至於利涉大川非與天  
爲一者不能也故曰應乎天也有毫髮私意有毫髮志  
必固我者皆未免於人爲非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中有天所畜者大矣卦已明剛復篤實輝光日新之  
大此又明多識之畜皆德之所畜皆易之道也道雖一

貫雖學不可以不博前言往行千差萬殊有是有非有  
偏有全萬善萬德洞觀會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並育而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積焉不  
苑深而過茂而有間孤陋而寡聞坐井而觀天沆至而  
未緇小者之事耳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時上之人以剛制畜臣下臣下有危厲之道初  
九未得似利於止而不進已止也止則不犯災矣  
九二與說輓象曰與說輓中無尤也

二已居位當上以剛制畜臣下之時則當如輿之說

輟不可行也其說輟中無恣尤之心也其失道者往往於此有怨尤故此明其道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下之情未通則有制畜之事今九三上承六四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三可以往矣大抵卦至三五居上下卦之交有變之象泰三已言無往不復此又良馬逐已有不制畜之象利艱貞者謹之也徒謹而或失正難於免禍既艱既貞又日閑輿衛輿承上衛謂防衛無致上疑輿衛無他艱貞而已則利有攸往以大畜之世上方

嚴制雖合志不可往也象言上合志者明未合志則斷不可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柔順之象童牛尤其柔者而有牯焉外莫得犯之矣六四柔順之至而能使人不得而犯此非以威服以德服人故元吉然非能止復者能使復者不見犯爾故曰有喜以其無及人之功故不曰有慶慶大喜小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牝豕曰豮牝陽也五之象牙能制物有含藏之象焉得止復之道矣而止曰吉不曰元者以剛制乃適變之

非其本也然足以止僇奸雄不得肆其垂福及天下故曰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抵事終則變上九居卦之極有不待制畜而上下之情通達和暢之象何之爲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衢之亨也天也尚須制畜非道亨也上一心同由乎道乃道之大亨也

三三震下頤貞吉觀頤目求口實頤貞吉觀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卦六畫宛然如頤頤養也養之而已無所修治也養正則吉已正則養之而已故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有不正焉則當改當修治苟亦養之是養成其不正不可也人多不自知已之非而精於知人之得失故觀頤先觀人之所養是則知之非則省已而懲之自求口實乃省已之所養故曰觀其自養也以彼照已庶其易省也人多不自覺故聖人設法以教之使先觀人而後觀已也天地養萬物天地之養即人之養知天地則知已矣理人養民乃先養賢養賢則可以養民矣君不用賢而能養民者自古無之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疑異乎

天地之養萬物而孔子不以為異故此而言之何猶  
人之養與天地同雖天下人其養皆與天地同何以明  
之三才一體也人自昏也知其一則不昏矣不昏則人  
與天誠未見其有間也不特願為然六十四卦皆然孔  
子於此又慮人必索願之義乃不曰義而止曰時曰願  
之時大矣哉大哉願之時乎誠可謂至大矣願者養而  
已願以口實奉養不可得而索也養有所脩治義亦不  
可得而索也養無所脩治義亦不可得而索也天地養  
萬物義亦不得而索也聖人雖養賢以及萬民然亦如  
斯而已義亦不可得而索也無義可索故唯曰大矣哉  
願之時乎大矣哉六十四卦之時乎其曰時義亦非有  
義之可索也姑曰義亦無義之可狀也究義之始莫得  
厥始究義之終莫得厥終曰義曰時皆不可索未始不  
同是謂帝則不知不識是謂大易無思無為變化云為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六十四卦亦如之三百八十四爻  
亦如之書不盡言時亦發之他卦亦屢發大矣哉之旨  
矣舉一隅以通三隅卽一以知萬不必每卦每爻旣言  
而又言也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有止之象雷有聲而動君子之言語卽雷之聲慎而

謹之卽山之止君子之飲食卽雷之動而節之卽山之  
止不縱其所欲也夫人之本心自善自正自神自明  
因物有遷始昏始放言語始輕脫今也慎其言語  
不輕肆而內心得所養矣因物有遷始昏始放飲食始  
不節今也節之則欲不縱而內心得所養矣去其害心  
者而本心之光明如初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龜能引氣自養不假於食朵頤口實充頤之狀初九自  
有陽明至靈之性不假外養乃舍之而慕人之利欲以  
爲養凶之道也象曰亦不足貴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  
朵頤則失其所謂貴矣初九以陽應六四之陰有舍靈  
龜觀朵頤之象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以上養下順也今六二以上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爲養  
是謂顛頤陽陰相比比多相與故有顛頤之象拂經言其  
非經常拂經未有凶也倘而於丘求頤六五居艮山之  
中有半山曰丘之象而兩陰之情不相應故征凶二五  
於位本相應而今不應則六二不可往也征往也二五  
雖本類而今非類故曰失類天下人情事勢之變元帝  
有如此者子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今交不定而妄求

故不應而凶六二震休有動而上求於丘之象願為利  
養

六三拂願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  
也

六三不中已有失道之象而震卦之上動之甚者夫謹  
言語節飲食則為順動非所貴也正則為順與天地相  
似則為順豈紛動之謂乎然則六三拂願之正道具凶  
可知矣雖十年亦不可用十者數之極言終不可用終  
無所利也又曰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

施光也

六四陰多不能以上養下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為養是  
謂顛頤與六二同而四獨吉者四與初正應不拂經常  
也四既資初以養四雖上位其体尊重如虎視眈眈然  
而其志欲乃迷惑於初相親之誠有如此者則無咎其  
如不然挾貴挾勢以資初九之養彼將咎我以無禮矣  
象曰上施光者人情以上資下之養為屈辱乃其私也  
聖人於是正之曰此乃上施之光也義當資之何辱之  
有小人以為辱聖賢以為光聖人多以光一言明無思  
無為而及物如月月之光此雖下賢亦不動乎私意者



光之象唯不動乎私意者人咸服故亦有尊榮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上資上九之養其德順故不為顛顛特以本非正應非其經常故曰拂經非其經常疑不能久而变故戒以居貞以陰資陽正也居正不變則吉然陰盛方資於順養未可遽然大有所濟故曰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者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上九由頤屬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屬吉大有慶也

上九有公師之象一陽在上四陰隨之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曰由頤以人臣而居盛勢雖危屬之道而上九以陽明之德居公師之位又以六五好賢柔順有順從之象故吉觀時物之宜雖濟險可也何危之有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

三三巽下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桡

本未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剛為大陰柔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大者亦有過

也無過則何以棟橈棟橈則本未必弱無過則何以致  
本未弱剛過用剛之過也上言大者之過此又明用剛  
之過者如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而其心一無所  
偏私一由中道而行又巽而不忤說而能和不失天下  
之心乃可二五有中之象巽兌有巽說之象其曰利有  
攸往乃亨者旣以棟橈本未俱弱俱不可不往而脩治  
其過扶其弱而隆其橈也人情亦有雖知過後循循悠  
悠不卽敏改者矣故聖人警之曰利有攸往乃亨雖曰  
大者旣有過矣疑不可以言大而聖人亦贊之曰大矣  
哉何也此蚩蚩橫目萬言之所未知而聖人特發秘以  
示之也今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間情偽凶盜  
邪僻過咎不知其幾而無非易之道特以昏則偽萬心  
則爲奸盜明則爲智爲賢大明則爲聖人故曰一以貫  
之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易大傳百姓日用  
而不知不曰唯聖賢由之餘人不由也通乎此則人之  
目視以此視也耳聽以此聽也心思以此思也不思以  
此不思也變化云爲以此變化云爲也豈不大哉

象曰澤減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甚早木甚高今澤乃過之減沒其木是謂大過有非  
常大變之象君子處非常大變之中獨立而不懼疑者

子一於為人不復隱遯故繼之曰遯世無悶明乎已在  
危難之中則義當投命如見幾而作則亦遯世若將終  
身焉無一毫悶鬱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中庸為唯  
聖者能之則遯世無悶亦大過人之道也道心虛明白  
無懼自無悶有不然者乃因物而遷意起而昏

初六藉用白茅元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矢  
矣象曰柔在下者也初六柔而在下凡百尤宜敬順白  
茅柔物而在下又四陽實而在上初六有藉用白茅之

象在大過卦則成過於諸慎之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  
以相與也

揚者陽氣之所易感其發生也早故取以為陽象枯楊  
又有陽之過象稊者揚之秀枯楊而生稊乃陰陽之氣  
和而生老夫雖過陽而得女妻亦順用剛雖過而能降  
心濟以柔於道皆順故無不利九陽也二陰有陰陽和  
順剛柔相濟之象象曰過以相與者取其相與之情為  
宜過以相與又有剛過而濟以柔之義

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與上六爲應九三陽奇有棟之象而反居上六之下是棟撓曲而下也棟之所以撓者無他也以九三用剛過而不中也故象曰不可以有輔言其剛過自用不謙柔以受人之言故曰不可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與初六爲應九四陽奇有棟之象而居初之上故曰棟隆高而不撓乎下九剛四柔剛柔相濟故能隆也然有它則吝他者初六之陰有它則爲親近小人有撓乎下之象故象又言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元谷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華異乎梯華雖亦陰陽和而後生至於華則極矣極必衰四陽至於此極故有將衰之象故曰何可久也華不能久行衰落矣上六陰而上老婦也九五反居下士夫也老婦得其士夫則老爲主其義則柔陰爲主爲柔之過而剛反柔雖無剛過之咎而懲創大過剛陽頓衰安能有爲故曰無譽又曰亦可醜也生華不久其此類歟上六過涉滅頂凶元谷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濟險也而滅沒其頂凶也雖凶而濟險之至正也不可咎之也故曰無咎古者有志之士見危投命而功

不濟亦有後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無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八卦惟坎言習餘卦皆不言何也非不可言因義生言餘卦文義自不必言重習也非八卦有異道也六十四卦同此一道而況於八卦乎習坎之義何

義也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亂則或失其信其心安能亨有能在險中而不失其信迹雖在險難而心亨已難乎人矣至遇再遇險而亦不失其信其心亦亨者非深得其道成矣其德者不能也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履其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難故聖人特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得乎道則重險猶初險也雖十百千萬險猶一險也人心即道道心無體無體則易猶是也險猶是也一險猶是也十百千萬險猶是也而況於重險乎人人皆有此道心而昏昏者衆昏則亂昏甚者遇險輒亂不甚者重險則亂唯不昏而常明者雖歷十百千萬

險而不亂故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不爲重險所亂則無不通矣夏易曰連山以重艮爲首則艮亦可以言連今周易艮不言連者山可以連艮不可言連取義不同立言隨義言異而道則一水流而不盈所以爲坎人心本孚信亂則失之孟子曰周子德者邪世不能亂當重險之中而不亂者有盛德也道心無體如太虛然險難何能亂之身則有體者身固不可得而亨矣心則無體無體則坎險不能陷故常亨言維心亨則身不可言亨矣孔子厄於陳蔡畧於匡而弦歌不衰是遇重險而心常亨也重險不得而亂剛中之名於是乎著既在險中則當求濟其險故曰行有尚言往濟其險則險可濟而有功不往則險不能出何功之可尚難險非善也而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義又未始不善乎山曰丘大阜曰陵設險則城郭溝池之固之所設也王公設險非私也所以守國也守國所以安民也天下之大公也王公所設之險卽天地之險聖人比而言之明三才之一體也人情又樂以險爲不善聖人於是發明險之時用曰大矣哉所以破人心之疑蔽明大易之道也天地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理非易何時非易何用非易易未始不一人心自不一

人心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自神自明自無所不一有體則不一無體則無不一意動則昏昏則亂亂則自不一而紛紛矣自不昏者觀之重險之時大矣哉有孚心亨大矣哉行有尚大矣哉六十四卦之用皆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則洊至德行本常昏則不常人本不昏意動則昏不昏則未始不常常德行在我之水洊至也人心既放教者貴孰一暴十寒何以善俗習則孰孰則常習教事存人之水洊至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重險也居險而能出險者爲得其道今居習坎之中不唯不能出險而又入於坎窞失道故也故凶初六居下故於習坎又有入窞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在險中所求僅小得象曰未出中也言未出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無功也

六二來則入坎之亦入坎之往也外亦坎卦也故曰來之坎坎無功也象曰終無功也及六三又自枕于坎不獨枕險又入于坎窞六三陰險不中失道所致然小人

既以陷于此豈無改過之道聖人於是亦教之曰勿用  
但一切勿有所用則所謂失道之心熄庶乎免矣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  
柔際也

酒養陽食養陰故尊酒陽奇簋貳陰耦九五陽剛六四  
陰柔剛柔交際君臣相親已離內卦有濟險之道焉君  
臣一德一心何險之不可濟哉然上下方交際六四當  
用缶缶虛中毋實已意一觀夫君心之如何從君心之  
所明者納誠以谷之則君臣一明君臣益和終無九谷  
險可濟矣牖明通之象孟子因齊宣不悉於牛之心而  
啓之以爲是心足以王矣齊宣爲之興起卽納約自牖  
之道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乎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雖得中道陽德不陷於陰有乎險之功而坎亦不  
盈祗適乎而已雖無谷而無大功功之未大由其中之  
未大也同人曰得中大有曰大中得道固有大小深淺  
之不同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  
二歲也

上六失道與六三同而禍又甚焉者上六因陰而又陰



險而又險陰險小人處險難之極故有係用微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之象

三三

離上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麗猶附也又重明之卦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一也離者易道之異名也三才無非易而況於重明乎始因離麗指其同者以開人心悟三才之未始不同則萬物萬事萬理無不同矣無不同者易也今徒知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重明麗正而不知其為易之道者實不識日月百穀草木重明者也重明本明而又明也人皆有明德唯君子能明之故晉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唯君子明之衆人不能則人雖有明德又以能明為善故曰重明人心非氣血無形體虛明神用無所不通意動故昏一日覺之自神自明六通四闢視聽言動心思變化無不皆妙無不中正其有小人略窺迂似放肆顛倒於非僻之中故曰小人之中庸無忌憚是故重明之卦利乎貞正重明而不失真正則不入乎小人之無忌憚則得易道之正正則無不亨通矣重明以麗乎正非作意而附麗也重明而不

夫正卽謂之麗義讀易者當悟斯旨勿執其辭人之常  
言亦多此類夫天下之心不可以力化不可以權術  
化唯可以德化重明則不失德性之本明矣麗字正則  
所行皆正明德達而布于天下矣人人皆有此德性唯  
昏故愚其本有之德性未嘗磨滅也今也上之人重明  
麗正達而行天下則天下同然本有德性無不默感默  
應默化矣化成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岷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孔子於考經以孝悌言之卽重明之正化也觀象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道化之神誠有不可則載  
之妙離卦陰柔居中離爲中女柔體也體之柔者難以  
致亨唯不失中正則亨中正者道之異名中言于其無  
所倚無所偏正言于其不流於邪僻不倚不偏不邪非  
道而何得乎道而不能亨者未之有也牝牛柔之象也  
麗字中正而後爲畜牝牛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震曰洊雷巽曰隨風坎曰水洊至艮曰兼山兌曰麗澤  
獨離言明不言火何也聖人知繼明之義爲大而兩火  
爲之物繼明本一德故曰明兩明無實狀雖曰兩以發  
繼明之義實無二體作猶爲也明兩爲離立言之常也

不必贅起其意。以言重明而兼言中正。重明之告。猶未甚著。故此復發繼明之義。繼明猶重明也。人皆有明德。唯意動而昏。故不繼。堯聰明。堯不昏而能繼也。舜濬哲文明。舜不昏而能繼也。文王若日月之照臨。以文王不昏而能繼也。作好作惡。則昏則失道。心虛明。光輝四達。如水鑑。如日月。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有思有爲。則意動。知此則失。彼知一則失。十百千萬。況所知之一。未必果知乎。而況於照四方乎。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道心不繼不絕一也。意爲人心。意不作爲道心。

初九履錯然敬之。元谷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爲火。性躁。履行也。錯然而起。意念每如是躁之性也。於其初也。敬之勿遂。其錯然之過。則不放不逸。免於咎矣。卦取離麗離明之義。此又發離火炎躁之象爲義。易道無所不通。不可執一而論。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黃離。離明也。明而不失乎中正。故曰黃離。離火也。有火之明。不入于躁。是爲得中。故曰黃離。凡離之事。無窮。黃中之道。亦無窮。凡有意則有所倚。有所倚。則有偏。皆不可以言中。凡意皆不

作自然本明本神自不偏不倚而名之曰中其獲元吉  
固宜元亦道之異名亦曰大其獲大吉固宜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  
離何可久也

此爻又取離為日月之象日過中則昃二為中三為過  
中日昃之離將老之象衰則老老則死一也人之生如  
日之東升壯如日之中天衰如日之昃死如日之西入  
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之所聚其  
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也性非氣血  
無形體有形體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體則無聚散

愚者執氣血以為己故壯則喜老則憂懼其無己也明  
者知性之為己性本無休平時固自不立己私不執血  
氣為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  
以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懼而  
思道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元所  
容也

六五大君也柔而在上九四乃以炎上之性為暴為躁  
突然而來犯天下之所共憤大義之所必誅故繼曰焚  
如死如棄如謂可以焚而死而棄之也象曰無所容

也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

六五出涕洟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大君為暴虐之臣所陵而六五柔弱莫能制唯出涕洟若又戚嗟若而已然亦吉者何也君臣天下之大義君者人心之所共戴雖柔弱非剛暴之君也而九四以臣犯君人心之所共憤故九四終於無容六五終於不失其位而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麗以其麗王公之位故人心憤其臣之逆而共誅之也苟非王公之位則人心未必如此共憤之甚加以柔懦特甚難保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為甲冑為戈兵甲冑外剛而堅也戈兵其性銳也此為取甲冑戈兵之象而言出征備明離卦之變義也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也不得已而用之洪範八政師居其未此為一卦之極事至于極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宜其有嘉而又折其首不及其衆非吾之醜類則獲之苟不逆命即類也省之可也如此則雖用戈兵人無怨咎象曰以正邦也明王者之征所以正邦非

有他也非行其私忿也非黷武逞欲也

揚氏易傳卷之十一

易傳卷之十一

雜錄

宋寬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全校

三三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上六之柔有自下而升之象九三之剛有自  
上而下之象是謂柔上而剛下剛柔陰陽二氣感應以  
相與艮止兌說說出艮止者具咸之道歟亨利貞歟變  
化之神歟夫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也豈  
始說而終止邪今曰止而說言乎止而不動而又說爾  
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中之  
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  
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人心皆有此妙而自不省不  
信者何止百人而九十九也歸妹也歸妹天地之大義  
也艮少男居下兌少女居上男下女之正禮也言乎其  
禮則男下女言乎其義則止而說一也皆正也如此聖  
則吉不然則不吉小不然則小不吉大不然則大不吉  
舜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止而說也貞也吉也天地之  
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乎一  
也男女之相感即君民之相感感應之機神不可測雖  
感應而遂通自寂然而不動者此機者則止而說則能  
感人心而天下和乎志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爾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惟昏故亂一日感之則固有  
之機忽發默感默應自和自乎矣何獨人心舉天下萬  
物之情皆然何獨萬物天地亦然惟此感應之妙變化

之神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目之所以視者此也耳之所以聽者此也口之所以言者此也心之所以思者此也不知其所自來也不知其所從往也雖視聽言動之神無体也此其神也雖聖人不能自知也而况於他人乎不識不知者文王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孔子也三才一也古今一也動靜一也晝夜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甚旱山則甚高今山上而有澤焉氣之所感也氣虛故通人惟虛故能受植已私焉窒其中則安能受人心自虛自無体自廣大無限量意動而窒始好已勝始耻於從人之言而不受而愚而闇而亂矣君子以虛受人非本窒而強虛也不失其本虛爾因愚衆之窒故言君子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又取一身為象初六最下有拇之象其拇感動者志在外也其動也微故不及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自拇少升而上則腓人之行其腓先動止者道也動非道也道心虛靜感而斯應道而後起及其意動而逸則



不待感迫而先動如非矣然良体止亦有居之象知動之非能居則轉凶為吉居止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自腓而上其為股乎腓雖不至如腓之先動而亦非靜止者故曰亦不處也處止也股專於隨人而動故曰執其隨執此而往良可羞吝夫咸感之道雖戒躁動於去已私感而斯應然亦志於隨者志在隨人則全無主本失道從人所執下矣堯舜之舍已從人非隨人也舍已從人者其中虛明志在隨人者窒闇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初悔二腓三股五悔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為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体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為己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已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九陽明有真正之象而四又陰闇明未純一意不能不動未能無悔而陽明真正其悔終亡象曰未感害者意雖動而未發於言行未達於外故未感害夫能勉而真正雖可悔亡苟於真正之中意念擾憧憧往來則隨其所思而明從之

雖真正亦未光大也言念念動明從之多不可勝紀或  
意謂若是者為仁又謂若是者為義又謂若是者為禮  
又謂若是者為樂於仁義禮樂之中又各曲折支分之  
意度不可勝紀於是雖有得于一以貫之之說又亦不  
克乎意意以若是者為一若是者非一或以為靜或以  
為動或以為無或以為有或以為合或以為分或以為  
此或以為彼意慮紛然不可勝紀苟為正而若是亦未  
光大矣光大之貞不勞外索不假思慮孔子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又每每止絕學者之四病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舜知  
此心之即道故曰道心直心為道意動則差愛親敬親  
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先意承志晨省昏定冬溫夏清出  
告反而此心誠然而非意也事君事長此心誠然而非  
意也忠信篤敬此心誠然而非意也應物臨事此心誠  
然而非意也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其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繆深而道茂而有階  
是謂變化云為不識不知一以貫之

九五咸其脢元悔象曰咸其脢志未也

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為之所難感而  
無應雖靜而無用雖無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未也未也

言早之也何謂大道孝悌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  
為思度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体之上惟輔頰舌有感感之象輔頰之中有舌為言  
感人以言不由乎中滕口說也鄙之也

三三巽下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

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久亨无咎利貞久於其  
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  
天下化成觀其前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九四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柔有自  
上而下之象又震長男而在上巽長女而在下剛上而  
柔下得休之正得理之常然上下之情不相與剛不和  
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常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  
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久者必亨通雖亨通又必  
無咎而後可其未免於為人所尤咎猶為未可也亨通  
無咎矣而未正者容或正之蓋不拂乎人情者亦亨亦  
無咎而未真正誦王莽切德者滿天下而莽非真正必  
亨無咎利貞而後為道而後為久於道也天地之道恒  
久不已必如天地之久而後始全乎恒久之道三才未

始不一也惟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而後裂而爲三也  
不遷不昏則未始不一人心之神不可測也不可知也  
無体也莫知其鄉也三才一体豈不實然恒亨無咎利  
貞則利有攸往而無所不通無所終窮矣終則有始無  
窮之道也此事雖終後事復始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  
之相推循環無端而莫知已極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初無深義之可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無深義之  
可索也得天麗乎天也變化寒暑溫涼之變化也久照  
者久照也久成者久成也日月即四時四時即聖人一  
也是道也至人久焉賢人亦久而未盡于久未盡于久  
則未精一未精一則其化也淺惟聖人久於其道全体  
爲道全心爲道即日月四時四時即天地即天下之心  
聖人運天下同然之機于上而天下默應默化默成矣  
宣人力之所能爲哉故曰神化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  
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  
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  
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  
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  
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  
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

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  
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  
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  
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或動也此非割詁之所  
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  
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  
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非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  
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  
其於事則其進銳者其迅速其於人情則相與未久相  
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莫之應浚深也遽  
求深入雖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  
而為之急也易之道不如此惟時惟變不主一說天下  
之大用也用小道者雖正猶凶猶無所和故孔子止絕  
人之意以固我其為害道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明之臣事陰柔之君陽非臣道之恒有悔之道今也能久於中故悔亡其在進德九陽二陰駁雜未純一有悔能久於道其悔終亡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既有不善豈能無悔然能久於其道至于三月不違仁則悔亡矣過三月雖不無違違則不無悔而益久當益亡

九三不怕其德咸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九三不得中道而陽性多動不能恒久之人尚不可以作巫醫則何往而不承之羞雖中於貞止既不恒矣亦吝孔子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不怕不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九四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吝得禽也

四陰位也今以九居之非其位也非其位者非其所也非其所謂久非其道也既非其道雖久之安能得禽言無功也言其徒久而無成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亦得中道且得靜正六有柔靜之象而專應九二天下固有靜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故婦則吉以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也至於夫子則

當制義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專靜柔從則為凶也道心中虛何剛何柔虛者泛應無所不通而知剛知柔之德隨時而著初不用毫髮之思慮氣質之拘者養德未成弱質未成六五之怕其德貞是也惟養德之成者氣質盡化而為天德故無所不通無強無懼剛從柔順之德無非變化之神此聖人之道也

上六振怕凶象曰振怕在上大无功也

振振動也震卦之吉有震象夫初六始而遽求浚怕則不可今至於其終而猶震動其怕未純未一則大无功也凶凶道也學者於此而進德未純一殆未至於凶故悠悠不學也孔子獨於顏子稱好學者此萬古之通患孔子聖人而發憤忘食者何為也懼其至如此也故自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其功大成也得道則吉失道則凶甚可畏也

三三 艮下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小利貞浸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陽為君子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也陰為小人二陰雖寡勢則內來也是故君子當遯遯則亨通之道不遯則與小人爭取禍之道也然剛當位君子猶居位人心猶在

與時偕行隨宜而施亦可也曰小利貞則亦不大利於  
真正之道矣以小人浸長乘時得勢不可制也方是小  
人浸長君德可知姦狀百出亂政日滋君子方遇事  
擾擾處此往往不無動於意隨於事而往聖人於是乃  
曰邈之時義大矣哉謂夫此時之義至大也至大者極  
其不可形容之辭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夫哀樂相  
生人皆以為可見可聞也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則小  
人浸長君子好邈雖擾擾萬狀孰謂其可見可聞乎此  
非訓詁之所解也非思慮之所及也惟心通內明者自  
知之惟可曰大矣哉而不可復加之言也某自弱冠左  
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常疑先聖啓告之  
未為詳明及微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  
焉則非矣則思慮之所及爾訓詁之所言耳非大矣哉  
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君子未嘗惡之也而自遠自嚴此  
易之道也此非君子以權術待小人也人心無我無他  
自神自明由中心而達自無適而不當寂然不動無為  
而自不惡自嚴自遠也使後世之君子皆同此道則於



小人何怨此遠遯小人之義爾非謂遯卦之義盡於此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尾居其後言乎遯之遲也初爻而曰遲者初後內卦二陰爲小人居內勢浸長初居小人之中而未遯爲道之尾道諸爻以遠於陰爲善故初爲遯尾爲危厲戒之勿用有攸往者此往謂進蓋內卦惟二爲中而猶居下位故尚德言往進孔子爲乘田委吏之時必無出位于特之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黃中也牛柔順之物革堅固之物二居中有道之象六與二皆陰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非道者故多辭不言遯柳下惠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爲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撓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爲中是爲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其堅貞不移之至不可勝言然自古以來安得人人皆如柳下惠德性自然無勞固執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利勢易以動人而況於日處其中則固志難久執之之堅誠不可不謹也意念一動卽化而爲小人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與二比九陽與六二之陰相得而九三陽為君子雖知義所當遯而尚不忘利祿有戀像之意故曰係遯初六雖遯之遲居後而無陰陽相得戀係於小人之象故初止於厲而九三有疾厲明其已得自有患疾象又曰有疾憊也言其憊弱無剛毅之德不能決去也其曰畜臣妾吉臣妾賤者畜養於父者戀而不思去則為忠愛其主則為吉也此至賤之義不可施之於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然君子則好遯而言若小人則不然也謂小人則不能遁也九四與初六相應此一小人不能遁之象大凡人情之乖違者皆當遁避小人與小人乖違亦當遁小人溺於利故不能遯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為遁之嘉者何謂嘉九五剛當位而應非早遯者小人之勢雖已得位而浸長位猶在下猶須命而應九五雖欲遁而義猶未可去猶可隨時而行象既言之而此又發其象者莖於多為急急此事變之大者故不得以重複而廢也又貞吉之義象所未言故并發之自

古大臣知小人之勢長已位莫安陰相結納永固其位  
其志不正者多矣斯義詎可不特省

上九肥遯元不利象曰肥遁无不利無所疑也

肥遁若爲一卦之善也斯舉矣其遯最早與小人一無  
相涉之迹不與二陰相應也故無所不利象曰無有疑  
者無可疑之迹也無與小人相涉可疑之迹也